

母亲的诗和远方

清晨出发,抵达省城时,已是夜里近十点,浙沥的雨伴随了整整一路,省城的马路上都是积水,一片泥泞。

我和母亲挤在人群中,辗转坐上开往宾馆的公交车。待坐稳后,因为疲惫,我开始感觉所有的湿气都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些瑟瑟发冷。

然而,坐在身旁的母亲却神情异常激动,仿佛发光的脸庞在雨夜迷蒙的城市霓虹中显得醒目而又耀眼,欣喜的目光一直在车窗外的景象里不停地穿梭。忽然,母亲兴奋地转过身问我:“女儿,你知道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是什么吗?”母亲的话问得有点唐突,我一时答不上来。于是母亲笑着说:“我最高兴的是认识字,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母亲接着说:“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包括你的几个姑母和小姨,因为不认识字,

从小到都不敢出远门,永远只在村子里转悠,我却哪里都敢去。”

我有些意外,事实上待回过神来后,对于母亲刚才的问话,我已经可以找出无数种自认为更贴切的答案,可唯独没想到会是这个。顷刻间,往事一幕幕浮上脑海,我突然觉得从未如此接近过母亲的内心。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母亲有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具有的所有传统形象:勤俭、善良、包容、忍耐、坚韧、体恤。为了丈夫和儿女,母亲的一生甘愿奉献自己,在外工作挣钱补贴家用,回家烧饭、洗衣、缝补、带孩子,操持各种家务,每一天都是辛苦和烦琐的重复。

在我的眼中,从小到大,母亲都是没有任何需求的存在,可唯独对知识,却有着近乎执拗的渴求。小时候,我听得最多的都是母亲对知识的

向往。在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晓了母亲因为家里穷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被迫辍学的辛酸往事。直到母亲16岁时,才通过国家招工招工的政策,离开出生后就一直待着的小山村,独自来到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也就从那时起,几乎是文盲的母亲开始学习认字,买来字典和书,每天上班排版时,向同事学认字,下班后在宿舍,边查字典,边看书学习,几年下来,竟慢慢学会了简单的看书、写信。

后来,母亲遇到了靠着读书走出农门的父亲,结了婚,有了我和弟弟,却依旧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年过而立时,深陷中年繁杂生活的母亲,硬是凭着心底那股对知识的迫切渴望,到会计函授中专班上学,边工作、边做家务、边学习,艰难地拿到毕业证书,并在单位一直从事财务工作直到退休。

现如今,退休多年的母亲因为老花眼的干涩和诸多不适,早已鲜少看书学习,但她常会出门旅行,选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毫无疑问,相比那些至今仍留在小山村的小伙伴们,母亲是幸运的,走出山村后的她不但获得了学习知识的机会,还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也正因为深知这份幸运的难得和珍贵,母亲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一次次抵达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此刻,看着湿冷的雨夜里母亲被陌生城市的灯火照亮的脸庞,想起那些年,母亲曾经有过的努力和坚守,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刚才所说的最高兴的事是什么,那里面有母亲的梦想、母亲的向往、母亲的追求,收藏着母亲一辈子的记忆。我不禁由衷地为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期待着她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走得远一些、更远一些。

■ 和智楷

五月
枇杷正满林

■ 黎杰

麦黄,枇杷跟着黄了。坡地边,那棵枇杷树高大,粗壮,枝丫繁茂,上面枇杷点点,仿若早夏檐口挂满金黄色铃铛。

枇杷有一股浓浓的甜味,那味儿在风中无序传播,盖过麦浪,盖过阳光,也盖过腥腥的泥土味。

那时,为这一树金黄,母亲叫上坡割麦,我们也跑得飞快。割麦了,母亲不发话,我们也只能干看着那树枇杷,不敢造次去攀摘。

那是一棵正宗的土枇杷树,果多、籽多、肉薄、皮厚。

五月枇杷正满林。我们称呼枇杷,爱带上儿化音,是那种在舌头一滑而过的音韵,说起来顺口,听起来带劲。那时,没土枇杷之说,土枇杷称谓是后来进城对比个大的良种枇杷而言。

枇杷从开花到结果,是悄无声息的,且要跨年,正因花期长,才孕育润心透肺的甜。曾经,我将枇杷黄与麦子金黄混为一谈。然而,仔细一想,不对,枇杷黄有别于麦黄,枇杷黄,黄中带着一点红,红中透着一股甜,有着一股甜腻黏稠的味,这味儿特别,隔老远都能闻到,一入鼻,就让人想起曾经的乡村。

樱桃有心机,它选择与枇杷同上市,明显来抢风头,事实上,樱桃成功了,樱桃色彩鲜艳夺目,枇杷内敛沉静,这是同一季节成熟而个性迥异的水果,个性差决定它们不同归宿,风头过刺的鲜艳樱桃过不了夜,而沉着稳重的枇杷有保质期。

诗圣杜甫旅居成都后,对浣花溪畔的枇杷有过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枇杷树树香。草堂边上,柳枝柔弱,枇杷树硬朗,这是在对比着写呢,他用柳的柔美反衬枇杷树的虬劲,一把柔柳烟,一树枇杷香,多美妙。

摘尽枇杷一树金。层层枝丫间,枇杷果集中簇生,果蒂紧连,向外蓬勃生长,满树枝都是金灿灿的,那黄,像极了阳光黄,像极了麦子黄,那是从泥土中蹦出来的呀。一入夏,便遇着了这黄,我们都奔了这树黄而来的呀,攀枇杷树,摘枇杷果,毛茸茸的果,满肉的果,黏稠的果,满满的五月味道,那味道滴了汁,那味道入了心,那甜,那透,那爽,直抵灵魂。

雨打枇杷,栀子花开。有雨,枇杷便熟透,除了黄,还得有白来陪,那就栀子花吧,栀子香,清香、洁白,正是这香与白,才中和了枇杷的甜腻,两香叠加,五月就完整了。

■ 赖红菊

种下这棵“树”

■ 张周

2021年初夏,甫一走进成都市市上学校这所富有大学文化底蕴的“校中校”时,就被这里别样的风景所吸引——广阔的校园里,随处可见绿树环绕,参天古木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阳光透过繁枝茂叶,和林间飞鸟一起洒下了满地的斑斓。

正如泰戈尔那充满诗意的解读:“花的事是甜美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显然,“做叶的事业”首先需要种植一棵教育之“树”。

近些年来,看惯了眼花缭乱的粉饰景观,也厌倦了喧闹嘈杂的“内卷”场面,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我逐渐意识到,办学需要坚守一分宁静致远的简单与纯粹,因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为此,伫立于这片曾是师范院校的校园里,我看到了与同仁们一直默默追寻的美好教育意象,就像如今这里的人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并不追求一副面如冠玉或艳若桃花的生物长相,而是需要有一种“师表千秋、上善若水”的精神品相。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决定种下这棵“树”后,我努力对“树”的教育意象进行自觉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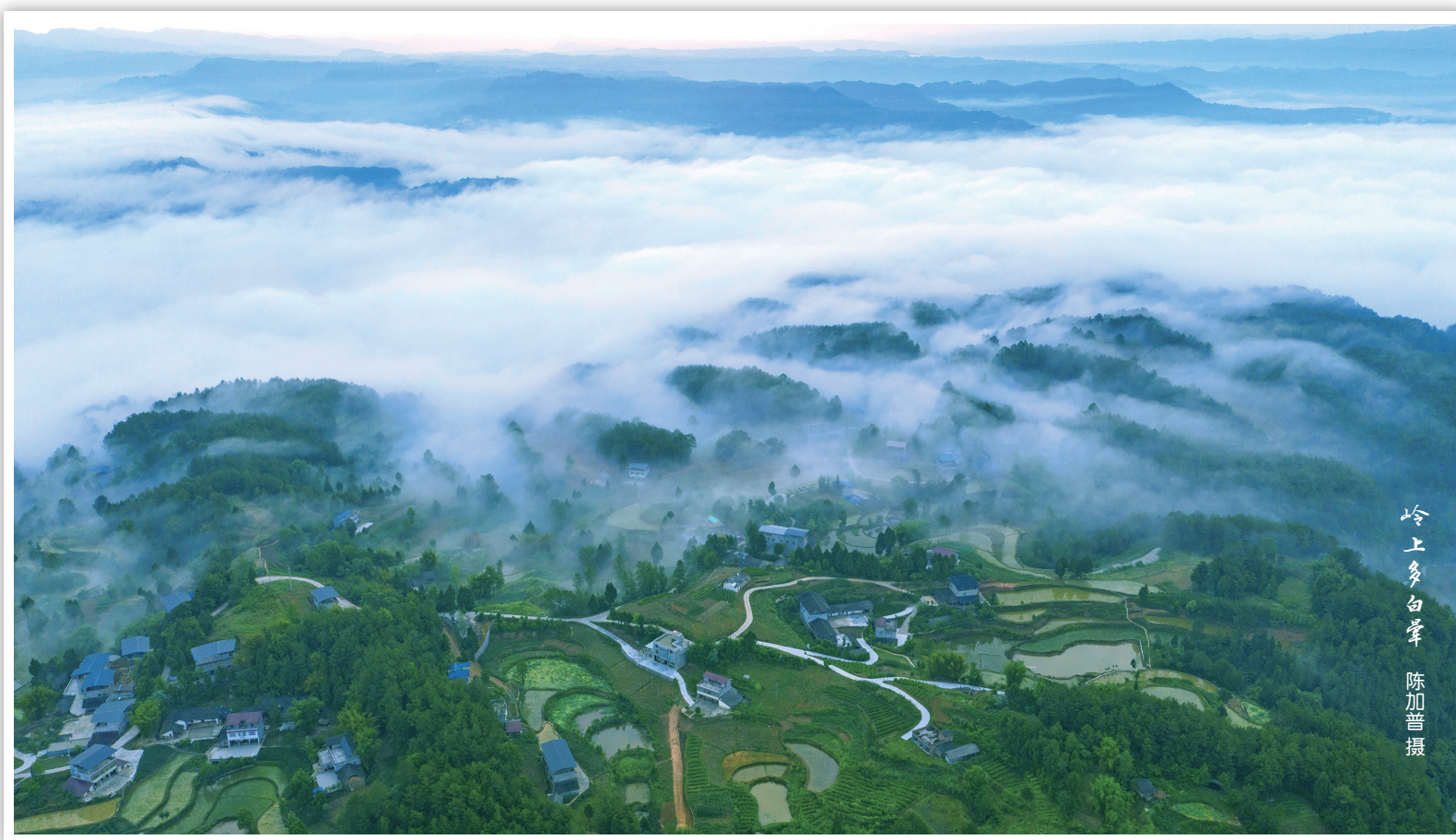
在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过程中,我始终认为,不能以千人一面的“复制”方式和千篇一律的“灌输”手段教书育人,而是要对每一个独特的、具有无限潜力的个体进行因材施教,要让每一个鲜活的、充满生命张力的灵魂获得深度唤醒,诚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在基础教育的百花园里,我始终坚信,一群志同道合、志存高远的教育人以虔诚和谦逊的态度,以“敬业”和“专业”的精神种下了一棵教育之“树”,致力于将其培育成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教育常青树”,这就意味着,绝不能拔苗助长、一叶遮目,而只能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躬身杏坛,耕耘时岁。也许,献身于“树”的教育的人生注定是平凡的、辛苦的,有时还是孤独的、沮丧的,但这项事业一定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高贵的、伟大的,因为,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时,我们需要构建出风清气正、积极向上、行稳致远、和谐包容的教育生态,才能“耕耘”出有高度、有广度、有厚度、有温度、有效度的良知教育。

德育培根、课程强干、特色开枝、治理养冠、文化铸魂,这是创新育人的“种树”实践,只是为了让普通的学生变得优秀,让优秀的学生走向卓越,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以“树”的姿态成就最好的自己,进而成长为肩上有责、脚下有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现在有事、未来有成“家之砥柱”与“国之栋梁”。

我愿这棵“树”是发展绿色质量的成长之树,亦是实现“向阳而生”的生命之树,更是肩负“家国天下”的使命之树。种下一棵“树”,厚积薄发,只待千尺,当自成风景。



冷上多白草 陈加普摄

迎夏

■ 乔兆军

恍然间,绚烂的春日,渐行渐远,立夏翩然而至。立夏的到来,标志着夏天正式开始。历书:“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明人《遵生八笺》写道:“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算得上是一个很惬意的时节,此时,阳光微辣,雨水丰沛,鸟声啾啾,虫鸣蛙响,草木欣欣向荣,处处绿肥红瘦。

虽“流水落花春去也”,但立夏时节仍有许多花开得绚丽热闹。“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后楝花风。”楝花是浅夏里开得最早也是最为俏丽的树花,花瓣素白,花型雅致,花香细腻,楝花总给人平心静气和的感觉。石榴花开了,一朵朵宛如小铃铛,在绿叶衬托下,红得像火,灿若云霞,分外撩人。金银花也开了,枝头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蓬蓬勃勃,宛如金银铃铛,缀在窈窕婉婉的女子秀发之上……各色花儿,次第开放,风情万种,呈现

出不输于春花的热闹景象。

春争日,夏争时。立夏后,也是农忙的开始,各种农事接踵而至。这时节,水稻栽插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进入了大忙季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村居即事》中曰:“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忙完这些,农人也是闲不下来的,这时杂草生长很快,“一天不锄草,三天锄不了”。过不了多久,油菜、豌豆,还有小麦都要收割,秋作物要种植,同时还要加强秧田管理,适时控水、追肥、病虫防治……种庄稼就是要抓季节、抢时机,一点不能马虎。

我置身于乡村,在满目葱茏中,与立夏相拥。乡间小路两旁,浓淡各异的绿色植物,争相涌出围栏。麦田里,每一株麦子都将青青的麦芒齐刷刷地指向云天,风儿吹过,“绿浪”涌动,空气中升腾着麦香。青山苍苍,佳木成荫,叶阔枝茂,鸟的叫声挂

在树枝上,像风铃,清越悠扬。清清池塘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绿得娇小可人。河湖滩涂上,有几只长腿白鹭漫不经心地啄食着什么,忽而仰天飞起,颇具仙风。我被深深浅浅的绿色围着浸染着,目之所及全是这成长的绿,兴旺的绿、燃烧的绿,层层叠叠,无边无际,满溢着初夏的时光。

从养生角度来看,立夏以后,天气愈来愈热,雨水多,湿度大,人体容易出现神疲乏力、食欲不振、睡眠不佳等症状,中医称之为“疰夏”或“疰夏”,民间又称为苦夏。由此衍生出了吃鸭蛋、称体重的习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立夏是夏季的嫩芽,长着长着就活力四射,就昂扬奔放。站在立夏的节气里,柔荑可掬樱桃甜,青梅待采蚕豆鲜,植物一个劲儿地在长大,在成熟。希望所有的美好,都在生动的夏天如期而至。

师生偶遇

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下午,我信步来到沱江边上。走着走着,与迎面走过来的一家人擦肩而过,相互之间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余光中感觉似曾相识。走过,然后彼此都折回来,取下口罩的同时,一句惊喜的“老师?”我也脱口而出:“王小虎?”旁边的美女也摘下口罩,我又惊叫:“龙菲?”谁曾想他们俩竟然成了一家人。

王小虎早已不是中学时的王小虎了,如今成了高大帅气的“王大虎”,龙菲也不再是以前的“假小子”,但他们俩的长相还是没怎么改变,难怪能让我一眼就从十多年前的记忆里毫不犹豫地搜索出他俩来。

简单寒暄之后,我们在沱江边的百步梯上坐了下来。冬天的阳光特别美,映照在沱江江面上,晨光大桥的倒影金光熠熠,大家不约而同地聊起十多年前的青春往事。其中有一件事的确是太难忘了,其实我不愿意提起那件事,倒是心直口快的龙菲先讲了。

那时,年轻气盛的我任班主任和英语老师。记得那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在放学铃响后的一分钟之内,坐在教室后门的王小虎居然趁着我让同学们不注意,一溜烟跑出了教室,跑到前门外的饭菜汤桶面前,不小心打开了饭桶。瞬

间,坐在讲台面前的龙菲惊叫起来:“王小虎吐口水在饭桶里啦……”我立即停下黑板上的最后两个字的板书,走到教室门口,王小虎早已不见了人影。教室里此时已炸开了锅,一些同学嚷嚷着不吃了,其余很多同学也随声附和着说今天中午不吃了。

看着此情此景,讲台上的我十分愤怒。我再次询问龙菲,她气势汹汹地说:“没错,他就是朝饭桶里吐口水了。”我在脑海里纠结着该怎么办:不要那桶饭吧?食堂的饭菜每天都是根据人数制作的,没有多余的。不换吧,这些学生肯定是不吃,那他们要饿着上课吗?片刻犹豫之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假装平静地说:“同学们,王小虎是否往饭菜里吐口水了,我们必须严肃调查处理,但今天中午饭大家还是要吃的。如果这桶饭不要了,太浪费了,食堂也没有准备多余的饭。要不,龙菲看看他吐口水的地方是哪一部分?那部分单独舀出来给我吃。”不容他们考虑,我跨步将龙菲说的最面上的那些饭舀到了我盒子里。开始“津津有味”地大口吃起来,其实我内心也是有点恶心的,但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一边吃一边假装认真看书,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同学们见状惊呆了,然后没有人再说话,打饭的同学开始

依次给大家打饭。那一餐,是历史以来吃得最安静、也吃得最干净的一次。

午饭之后,王小虎和他的家长以及龙菲都被我请到了办公室。我还没开始问话,王小虎已经委屈不已,并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吐口水,只是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而已,但他打喷嚏的时候是转向的,没有朝着饭桶里,并且打喷嚏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将饭桶盖上了。龙菲不依不饶,同时向我告状关于王小虎在她白色网球鞋上“画虎”事件。龙菲说王小虎就是班上最恼火的捣蛋鬼,她要代表学校外出参加舞蹈决赛的头一天,她把一双白色网球鞋带到教室来想征求舞蹈老师的意见是否合适,没想到中午拿出来的时候,王小虎趁课间大家不注意时用彩色画笔在白色网球鞋上画了两只虎头。后来,龙菲重新买了一双新鞋参加舞蹈比赛。比赛结束之后的第二天,她趁体育课自由活动时,在王小虎脚下放在板凳的浅色羽绒服上画下了两条龙。“饭桶事件”因为当时没有监控,事实不得而知。但王小虎的家长倒是很配合,表示今后一定教育好孩子,请老师原谅。

后来,王小虎听说老师带头吃了那次饭之后确实也听话了许多。再后来,到初三已隐隐听

有同学说他们俩的“龙虎榜”趣闻……想不到,高考时,他们俩都考上了师范院校,毕业之后参加公招考试,又同时进入成都的同一所学校任教,王小虎教美术,龙菲教英语,龙菲还说原本她是想当舞蹈老师的,没想也和我一样当了一名英语老师,3年前生下了可爱的宝宝。

说起那次“饭桶事件”,龙菲有些歉疚地说其实她知道,但“虎头事件”让她耿耿于怀,所以就有了“口水事件”……其实作为班主任的我早已释然,没想到他们俩在十多年后能坦然面对事实。我也在想,在那段青春里,王小虎和龙菲的“口水事件”和“画虎画龙”等故事,也许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吧。

百步梯沱江边的闲聊还未尽兴,太阳已开始下山,锁江塔的倒影刚好跨越水面。我表示要尽地主之谊,请他们一家吃我们富顺的豆花饭,不巧的是他们接到了家里有事电话,匆忙间,他们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袋礼盒给我,让我必须收下,说是向我“请罪”。我也买了豆花蘸水回赠,并邀请他们下次再来品尝豆花。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远去的幸福背影,面前沱江静水流淌的时光告诉我们:龙虎榜,师生情,温柔心,缘分会有一世与一生。